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傑出的物質成就之一，其數量、體量、種類及工藝達到中國史前琢玉水平巔峰，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大關鍵所在。在浙江省博物館內，發掘自良渚反山王陵的玉琮王被稱作「鎮館之寶」。其形式寬闊碩大，紋飾獨特繁複，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綜合中新社報道



◆玉琮王局部「神人獸面」圖案。圖源視覺中國

◆良渚玉琮王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浙江省博物館內展示的玉琮王。



解讀浙博鎮館之寶

稀世玉琮王暗藏玄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明達表示，這件玉琮是已發現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譽為「琮王」。那麼，玉琮王有着怎樣的「身世」，在良渚玉器中有何「與眾不同」，對中華文明的延續有何意義？

表面似人「神徽」最為奇特

玉琮王除了個頭最大，奇特之處更在於其四面琢刻的「神徽」。在發現玉琮王之初，考古人員並未過多關注玉琮上的紋飾。其被送往文物庫房進行編號、拍照之後我們才發現，玉琮王上竟刻畫着頭戴羽毛髮冠、騎在神獸之上的

「神人獸面」圖案。

這個圖案的主體為「神人」，面部呈倒梯形，眼睛、鼻子、牙齒都非常寫實。「神人」頭上還戴有高聳的羽冠，內層刻有連續捲雲紋的帽飾，外層為放射狀羽翎冠。「神人」的四肢都以陰紋細刻而成，上肢作抬臂、彎肘狀，五指平張。「神人」的身下是一隻伏在地上的神獸（形似老虎），外框有橢圓形的眼臉，之間以橋形凸面相連，有鼻樑和鼻翼，闊嘴內有尖利的牙齒。

王明達解釋道，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圖案背後是一種信仰，能夠騎在虎背上征服老虎，代表着一種特殊的「神力」。玉琮王上的

「神人獸面」圖案，在所有的良渚玉琮上幾乎都刻有，只是繁簡不一而已。這或可說明良渚社會已有相當統一的政體，信仰的統一實際是人間社會統一的反映。

中華玉文化獨樹一幟

「偉大而無用的藝術品的產生，是文明的標誌之一。」王明達講解道，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當時的王權掌握了稀有的玉料，做成了各種代表身份地位的成組的玉器。

良渚玉器的主要種類有琮、璧、鉞等，玉琮

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圖案，良渚玉器文化達到中國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

一件玉器的質地、製作工藝、形態等，可以反映擁有者的身份、地位及權力，是古老文明的一個重要體現。所以說，玉器是中國特色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之一，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起了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正所謂「藏禮於器」。其中，玉琮王是良渚文化五千年文明史之中最有代表性的神聖玉器。

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對同時期和更晚的龍山時代及周邊文化都有着廣泛影響，分布範圍達到大半個中國。殷墟、三星堆等許多夏商周時期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見良渚文化對中華禮制文明的意義。

中國是古代世界三大玉作中心之一，另外兩大中心分別在新西蘭和墨西哥，但三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各不相同。

王明達進一步闡釋，墨西哥玉文化主要由當地祖先瑪雅人創造，到如今玉文化已經斷層。新西蘭玉主要由當地原住民毛利人採掘琢磨使用。但事實上，新西蘭玉主要講的是玉料的產地。而且新西蘭玉的玉器數量較多，但種類不多，與中國玉器相比，樣式相當簡單。

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是最早製造和使用玉器的國度。中國用玉的歷史延綿久遠，古代玉器工藝有近萬年的歷史，其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至今不絕。



◆王明達手持玉琮王。受訪者供圖

玉琮王的面世背後

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王明達介紹，玉琮王出自反山遺址的12號墓。1986年初夏，按照制定的發掘方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進駐於杭縣（現餘杭區）長命鄉雉山村，對反山西端布了10×10米的6個探方。

大雷雨來臨前，文保員陳越南從下挖的坑內清出一塊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塊，當時王明達彎腰看了一眼，忙從高處「跳」到坑中，從裝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順着剛才取土塊的邊緣小心地剔去一小塊土，又露出朱紅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但這還不能說明問題，於是我又用竹片輕輕地撥，終於發現了一個圓環狀的白色器物，能看出一點點玉的顏色，我心想：『這下可逮着了。』這就是後來出土的編號97號玉琮。」王明達回憶道。

最終，反山遺址12號墓共出土6件玉琮，玉琮王就位於墓主頭部附近，其餘5件玉琮大小、高低、節數稍有區別，出土於墓主胸腹位置。這也是浙江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發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葬。

反山發掘推動良渚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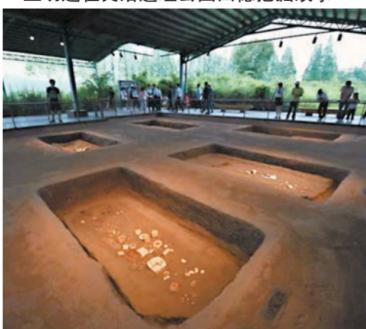
「我們認為反山亦應是一處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築金字塔』」王明達在申請反山發掘計劃時這樣寫道。

事實證明，發掘出玉琮王的反山王陵的確產生了多個「最」：其是已知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品種最豐富、雕琢最精美的一處高等級墓地；反山12號墓是迄今發現良渚文化最高等級墓葬，如果以單件計算，隨葬品數量多達658件，其中玉器以單件計共647件（不含玉粒和玉片）。反山墓葬地營建規模之大、隨葬品之豐厚、玉器之多而精，還沒有任何一處良渚文化墓葬超過它。

此前良渚文化在中國眾多的考古學文化中並不「顯眼」。1986年11月，為紀念良渚遺址發現50周年，「良渚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杭州召開，全國各地代表們參觀了發掘現場和出土的文物。北京大學考古系嚴文明教授認為，反山的發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學科前沿。



◆王明達在良渚遺址公園回憶挖掘故事。



◆反山王陵

龍年特展：文物裏的中國龍

「喜樂龍年——文物裏的中國龍特展」日前在中華世紀壇舉辦。本次展覽共匯集中國民間稀珍文物遺產多達245件，特別邀請著名設計團隊打造多維體驗展示空間和3大沉浸式親子互動體驗區，以古老且時尚、寓教於樂的新展覽模式，給觀眾帶來不一樣的觀展體驗，展覽將持續至2024年1月7日。

開幕式上，展覽策展人顏致辭發言。他表示，龍在中華文明中既是一種神秘的信仰象徵物，又是一種文化符號，貫穿於歷史、文學、藝術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中華文明的獨特標誌之一。每十二年一個輪迴的龍年又來了，在這陰霾盡去、瑞象頻生的日子裏，我們通過本次「龍展」向世人展示從宋代到民國時期，各種有關龍的樣式和表達，比如：世界最早的動畫—皮影龍、家居鎮宅的偶像—木雕龍、情懷通達的使者—版畫龍等等，希望各位「龍的傳人」可以有機會更好地了解中國不同地域和傳統中龍文物的豐富成果和獨特創造，進一步促進大家對中華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和認同。

出席展覽開幕式的主要嘉賓還有：中國工藝美術學會民間工藝美術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劉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新媒體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沈旭昆、《漢聲》出版學術助理顧敏超、

中央美術學院國際學院畫家熊奕等。他們分別代表學術支持單位，盛讚了這個不同尋常的龍年展覽，認為該展覽融匯幻動漫、時尚裝置、時尚設計、木版與皮影現場印製於莊重的文物展示之中，給北京，也是給疫情過後的第一個龍年春節，帶來多元文化的喜氣。

展覽現場，一位來自煙台的畫家說，他長途跋涉專門來此一趟，就是為了能親眼見到六層雕花功的民間「龍床」這一稀世之寶，他感覺心滿意足。一位來自瑞士的品牌經理也饒有興致地反覆觀摩一幅明代巨製繪畫《屈原相公觀龍舟》，她說自己是頭一次看到。

展覽總策劃顏新元認為，以前專屬帝王尊享的龍，莊重騰飛的龍、神龕上面的龍，如今凡來到了俗世，進入到了平常百姓間溫暖的生活日常，帶著今時時尚、新潮的表情來到杯盞之上，與人們共茶話；莊重威嚴的龍，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進入童裝的美術，給孩子們送去溫暖。實用藝術小小的裝飾風「異動」跡象，透露出新時代的文化信息，昭示着傳統美學價值觀的延續與生長，神秘的禮災集福，從虛幻融於現實，崇高信仰融入美好生活，它真的來了。他還熱烈期盼，以民生為大、以審美為宗的時尚，將在這個不平凡的龍年潮起。

◆中新社



小巧精緻的炕上桌案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恒雅藏珍



◆明末清初黃花梨摺疊式炕案

梨炕几就以161.4萬美元的價格成交，折合港元近1,260萬，而當時其最低估價僅為4萬美元，其豐富的黃花梨木紋美輪美奐；2023年，香港蘇富比的一件「清康熙紫檀百納鑲面百寶嵌螭龍花卉紋高束腰炕桌」則憑藉其精湛的工藝和富麗華貴的用材，極具清代家具的華美特色，以736.6萬港元成交。

筆者亦收藏有一件「明末清初黃花梨摺疊式炕案」，其造型優美，最特別之處在於其案腿可完全隱匿於案面與牙條組成的框內，更可拆卸，不但便於不使用時收納，更方便在戶外或出遊時使用，十分方便，盡顯古代工匠的巧思，亦成為不少現代家具借鑑的來源之一。

想必在現代家居中的床上書桌或床上電腦桌，都為大家所熟知。而在中國古代，雖然當時沒有電腦，但若有天氣寒冷的時候，希望盡量待在溫暖的被窩之中，卻絕對是古今相通之人之常情。

在中國北方的寒冷地區，人們通常使用炕作為床鋪，因為這種由磚石或木板構成的突起平台具有保暖的功能，因此專為炕而設計的家具亦應運而生——這就是融合了實用性、美學和文化意涵的炕上家具。

王世襄先生曾對此類尺寸比較矮小的炕桌、炕案、炕几的置放位置及功能，做過相關論述，認為既可以依憑靠倚，又可放置器物或用於享宴。事實上，一般而言窄而長、製作較為精緻的炕几，多用於置放個人物品；炕案則略大一些，一般不放置飲食器具，而是擺放書籍，作辦公用；而炕桌一般寬大的矮方形，不僅可用於進餐，人們甚至可以在其上打牌、品茶、閱讀或聚會。

雖然尺寸小巧，但不妨礙做工精良，選材講究的案上桌案在拍賣場上斬獲優異的成績。2021年，美國佳士得的一件「清十八/十九世紀黃花



◆清十八至十九世紀黃花梨炕几
圖片來源：佳士得

◆清康熙紫檀百納鑲面百寶嵌螭龍花卉紋高束腰炕桌
圖片來源：蘇富比